

集部

年八月十一日臣李廌記

安老堂記

甚哉老之難安也方少之時陰陽役之血氣使之心志誘其欲而迷其真勢利幻其前而悞其後未易能安之老且衰矣卻視向日之為宜其悔而求安然貪夫鄙人嗟老景之已至念短日之足惜悼前志之未充痛昔謀之匪良方且苟求無厭務得患失皇皇偷朝暮之生汲汲為子孫之計節義日衰廉恥盡喪貪於富者則曰吾

老矣講貨財較虧羨之術始詳矣未忍舍也擅兼并而亘阡陌巧梯航以絶山海籠物貨而無餘蔵運籌算而無遺筴甘心於錐刀之間盡瘁於錙銖之末負戴於道路轉徙於溝壑貪夫徇富死而後止貪於貴者則曰吾老矣結知遇賈名譽之術始明矣未忍止也履公門而矍鑠游闕庭而徘徊街筋力强飲啗染鬚鬢逞聰明職愈隆而意愈切禄愈豐而戀愈深故位愈重而望愈輕年愈髙而德愈薄貪夫徇貴死而後止然則日暮途遠

而倒行漏盡鍾鳴而未止類皆貪夫而富貴有以累之也故曰甚哉老之難安也居士新作西堂以安老為名然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郭外之田足以給饗饘郭内之圃足以給蔬茹而未嘗求羡衣裘葛足以具伏臘禄食足以備婚嫁而未嘗求豐居士曰富不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居士以文學知名於時聲聞藹揚薦為禮部一選遂擢上第名公巨卿爭欲出已門下一唯諾足以得薦擢而恥於附炎平生故人多在

相輔一舉手可以登臺省而恥於自售居士曰貴不可妄致也吾安矣求老而已故雖起家郎署於朝有晏容之高風端居十年不調有淵明之勁節或曰嵩少箕隗山水佳秀近列左右築室巖下足以專天下之雄觀柰何跼蹐於里閭之間哉居士曰吾求安者也舍易就難舍近就遠則內勞吾心外勞吾力但見夫勞而未知其樂不獲其安而先撓吾天和矣此先人之故廬也即而新大之吾心猶歆然吾行年六十有二人間富貴不可妄

求從吾所好行將掛冠懸車奉身以退歸老此堂志已決矣人生七十雖居是堂以安吾老知復幾何時哉則居士之所養可知故曰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夫安之為樂世之人未嘗知之及於病然後悔而求安及於勞然後慮而求安及於危然後懼而求安則向日求安之心皆妄未有能安其安者故老而能安已可尚矣非惟老而後安乃每以安老為心非達觀勇退無妄君子不能也故曰居士之所養可知矣元祐三

年八月初三日太華李𢈔記

登封縣令廳盡心堂記

一人之心與夫千萬人之心先民之心與夫後世之心聖人之心與夫愚夫愚婦之心其所以然不然可不可者無有或異有社稷人民之寄欲設教布政而願治者能盡其心使人人之心皆以為然皆以為可則天下之理無往而不當天下之情無往而不通誠能奉之以悃愊之誠持之以黽勉之力思其理之所在必使之無遺

蘊慮其事之所安必使之無遺策吾之心盡於是矣以之律身以之臨民以之事君以之事天地無愧無怍矣夫然後推之以及人其以為不然以為不可者予陽翟管景文為登封大夫為政期月境内畢治吏畏威明民安教令迹其治效當在善最景文新作聽訟之堂取傳所謂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之說名之曰盡心可謂明慎欽恤而顧治者歟民罹罪罟既陷刑辟桁楊狴犴之間徽纆箠楚之下彼不能盡

心者或作聰明以自私於己或不事事而仰成於吏自私於己者徇其意之愛憎顧其身之利害所欲脱之則鑚毛出羽粉飾其辭所欲收之則洗垢求瘢傅致其議仰成於吏者不能審克而信其舞文雖高下其手而有所不察不能平反而縱其鬻獄惟貨惟來而有所不問以是而施刑於民俾罰之者自以為不寃奪之者没齒而無怨何可得乎然則知一成不可變而盡其心非忠厚不苟有古昔長民之風者疇肯如是然君子之盡心

何獨刑罰而已哉盡心以奉上守靖恭正直之操盡心以馭下成豈弟和平之俗盡心以治賦府廩充牣無追胥之擾盡心以務農田野墾闢無愁歎之聲由是推而廣之至纖至悉心之所知皆為之盡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景文之意以謂不惟其身當然後之為令者亦當然不惟為令者當然凡邑之有職事者亦當然不惟此邦當然凡有位於朝有職於官雖百職事小有司者亦當然於是屬賛皇李鹰為之記

濟美堂記

天下治安世臣之裔能踐修前烈以世其家太平之盛節也葢曰吾之先正嘗有嘉績顯於先王陪食太廟預享大蒸載之旂常銘之鼎彝是將昭示後昆無忘其功且夫封圻采邑俾有爵於國冕弁裳衣俾有列於朝賞之所延其澤甚遠盡思之今吾所事之君乃吾先正所事之君其子孫也今吾所使之民亦吾先正所使之民亦其子孫也或忝其先為愧滋甚盡夙夜之志殫股肱

之勤必也復有勲勞在乎王室聲名風節卉顯於世然後無愧於心有宋名臣諫大夫贈司徒田公以忠諫立德事太宗真宗讜言勁節凜凜岌岌如秋霜夏日為朝廷獻替可否進退賢不肖剴切上章數奏治道天下穆然底乎隆平士大夫曰唐文皇以正觀之盛為魏鄭公勸行仁義之功淳化咸平之治亦由公忠諫之力雖不登庸丞弼而嘉謀嘉猷恵於生民固足以為一代賢臣矣庶聞諸縉紳先生論國朝人物以謂有古遺直之風

必以公為稱首竊嘗欣慕焉歲丁丑自箕隗將適吳粵税駕荆州獲從公之曾孫世德新作南堂謂鷹曰臧孫達所以有後於魯者以其君違不忘諫之以徳也衍生世晚不逮事王大父而餘慶所被幸有位於朝惟是臣子之職不敢不勉蚤夜汲汲兾弗為門户羞又期我後之人必紹前躅故名是堂曰濟美誠欲如十六族之才能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也鷹曰元凱之賢非唐虞之世亦未必能成其功何哉異時功臣之世豈皆泯滅無聞

苟非逢年遇合則欲自振起厥路無由深可太息況夫自求禍自速辜除其國圮其族轘其軀醢其肉鬼無血食家無炊火者乎今聖神在御孝治之化形於四海其於名卿之裔方且求是似之實而左右之以舉象賢之典世德乃能飭戒砥礪欲世世承承濟司徒公之美於無窮則君臣之義篤於朝子孫之孝成於家顧不偉哉愚載曰天下治安世臣之裔能踐修先烈以世其家太平之盛節也

唐州比陽縣新學記

待民以厚可以化薄待民以薄無復歸厚古之君子將臨其民也必敬之愛之以謂皆賢人君子安吾之教令而同期於治其心旣平其教旣廣其民心親而化其道借有不若者惟其哀矜而不憎怨不忍陷之於辟聽其自遷於善於是雖有偷薄可變於厚葢所以待之者主於厚之也若乃將臨其民先儲威怒之意欲嚴刑峻法以刈制之故其忮惡忍恚之心無所往而不逢民固不

勝愈趨於薄然其政亦勞弊而無成欲以求治不以悖乎益所以待之者主於薄之也

襄州光化縣里修縣學記

飲則祭先酒食則祭先飯一飲一食而不忘報其先矧修身治民可忘先聖人乎孔子載道欲濟天下而時君不能用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不試於當年然金聲玉振之德發乎一身刑於萬世萬世之下六合之間如天地之覆載如日月之照臨尊為王公卑為庶士皆

仰之以為師大而治天下小而治一已凡進德修業者皆資之以為法葢人無貴賤莫不為其徒事無巨細莫不用其道焉有為其徒而寢廟之奉不虔用其道而教化之宫不飭者哉浮圖老子之道敢與吾聖人抗衡則以習其説者皆能嚴其居尊其師故塔廟參差緇黄雜遝彌滿天下孔子弟子乃顧學校廢興恝然無心可無愧乎

寳籍堂記

元龜象齒大貝南金世以為寶是惟難得之貨天球河圖和弓垂矢世以為寶是為希代之珍然連城之璧屛秦趙之隙照乘之珠名齊魏之難文仲以居蔡獲譏虞叔以懐玉賈害故君子之寶寶乎可貴之道夫傳道以文六藝之書百氏之學歴世之史諸儒之作輯以簡編著之載籍天文之奥此其緼也其緼可索也理義之妙此其旨也其旨可求也治亂之端此其迹也其迹可視也言行之實此其効也觀其文以味其言得其原以言

其道精微要妙藏於一身而無餘周於萬物而不足充之可參於天地勉之可至於聖人糠粃緒餘者其實足以齊事業其華足以成藝文大焉以之潤色鴻烈小焉以之緣飾吏事奚在藏之韞櫝玩之掌握然後謂之寶哉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八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九

濟南文粹五　　　宋　李廌　撰

贊

藺相如贊并引

戰國之所謂君臣何足道哉交際不以道以勢進退不以義以利聚而為上下散而為我爾頃刻間爾朝為上卿暮為逐客刑於此相於彼恬以為常吁可哀哉於是

時始終一節忠貫金石有若大夫者不其偉歟天下傾府庫捐重寳獻土地質子女以餌秦秦貪嗜無厭奴隷列國唯唯奉承甘爲臣妾趙之於秦僅比支郡宜其吞聲飲憤以媚意爱聊緩誅咎國有君子義不自衰以小抗大以弱拒强終爲敵鄰嗚呼當太平盛治之世六合爲家大夫之迹不可儌也以大夫之心推以事君可師哉過澠池之舊墟想當年之高會雖非長卿之才亦有平生之慕因作贊曰

鐵可折白可涅大夫之節身且潔玉可攻金可鎔大夫之忠直而恭秦方虎趙方鼠秦方斧趙方俎愎而恐狠而悚威蓋岐雍大夫之勇懦以剛變禍以福轉功踰百戰大夫之辨曹沫刼盟計窮妄出侵疆雖復齊仲魯詘荆御復讐嗟哉鄙夫昔恥未刷燕已為墟斬優備武夾谷相盟大夫慕此有茲令名舞陽横肩毛生奉槃聊効萬一猶有可觀竊食太倉孰非事君邇來寥寥獨無斯人嗟予之生在於歳後雖慕景行有志未就行邁靡靡

軔車澠池大夫閔余有以相之

師友談記

講擬人必於其倫

太史公嘗講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謂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為貴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為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為孔孟其人必不敢當

范太史講礿禘烝嘗而曰祭之本在民

太史公講禮王制曰礿禘烝嘗此祭之名天地社稷五祀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此祭之事禴祫祭之類此祭之禮然非祭之本祭之本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其先君天子得四夷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是也夫犧牲幣帛粢盛酒醴皆出於民力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凡以祭之本在於民而已

范太史講司徒明七教

又講王制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曰夫以身率於上而
効之曰教教之於治雖甚迂濶然古之言治者必以為
先放勲曰勞之來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舜舉八
元命契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秦任刑
罰不務德教故不旋踵而覆漢承秦弊初以法治天下
惟賢臣賈誼董仲舒嘗言之文帝能聽賈生故斷獄數
百幾致刑措武帝不能聽仲舒故斷獄數萬幾致敗亡
唐太宗初亦不以教化為意惟魏鄭公勸行仁義四年

之間遂至大治然則為治者不可不先以教化為本也

范太史講王制不率教至於屏之遠方

又講王制不率教移左鄉右鄉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曰臣以唐虞之學不過有朴作教刑與撻以記之雖周禮至詳至悉亦無流放之刑此當是商之法湯制官刑儆於有位其用法甚嚴為太學養士之禮既重則不率教之罪責之宜不可輕夫命三公九卿大夫皆入學至於王親視學皆不變彼以九年之間而不能自遷於善

是長惡不悛弗順教令者也屏之遠方斯亦不足卹矣然王為之三日不舉豈其意哉成湯伊尹相與維持天下之法其嚴密如此若夫周之法則以寬仁為主雖霍叔同管蔡之惡亦降於庶人者三年而復其國非若商政之峻也商尚質周尚文商周之法皆欲人之為善而已

子由論學有大小不同

門下先生蘇公子由嘗論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又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又曰小人哉樊須也又曰硜硜然小人哉所謂小人者非世俗所謂無禮無義不仁不智之小人也以其所知所能行皆小者近者非大者遠者禮樂射御書數凡形器度數之内其粗迹而已若夫君子聖人則所知所能行皆造道德之妙非形器度數之所能盡此其所以為大也詩有小雅大雅所言皆聖人妙道徳性所

以立道所以立政其變雅者不能而反之者也此皆所以為大也盖小雅變雅所言王者政事治天下之法能與不能而已舉此求之則其類自見今詩之篇有曰大明又曰小明小宛小旻小弁之類皆因雅而為言皆當時並有小大之名其不見於經者或删定或已亡之也

子由論史記

史記作商紀記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

强辯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而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因西伯羑里作周紀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徳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視此一事書所因之事不同然崇侯以文王歎無罪殺三公而

譖之逢君之惡也忌文王修德而不勸紂之改行長君之惡也在崇侯皆為有罪矣豈太史公欲互見乎紂喜閎夭之獻釋文王之囚乃許專征伐復告之曰譖之者崇侯虎也其意葢欲文王甘心焉然文王遂伐崇以討其罪自古人君之惡無烈於紂然崇侯虎之罪竟不能逃其刑小人讒諂譖賢人君子於盛明之朝而欲逃責難矣

范太史講月令

太史公講月令閒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隂陽為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説反復甚明前世論時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政時令論立説誠有以破漢儒附㑹災異之弊然洪範以五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為鑒也太史公講月令閒題曰行春令則云云者人君更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此之時必當行其本時之令以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尅之氣隨類來應如人五臓相勝則有受

尅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來為病也今人見時之氣寒燠非候曰行其令行其令者非也廌在元祐三年省試策問有魏相時令者廌之所對大略與太史說同但其卒曰王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不必法其繁文末節但時和歲豐家給人足則便為太平之實若求夫朱草生鳳凰至等瑞皆漢代君臣不務本而區區尚其虛文也漢之好復古者無若王莽而劉歆又以儒術緣飾之奏祥瑞作頌聲者甚衆有益於治可救

其亂乎詞多不能詳姑記其大槩昔既不效何必道乎

師友法言

經史繁簡不同

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乃一百七萬言雖稱良史善叙事至於案牘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春秋蓋二萬言而已

歐陽公五代史得春秋之法

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蓋文忠公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間皆干戈擾攘君臣之際無赫赫可道之功業故也

史記譏武帝

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為多故其用意遠揚雄班固之論不得其實見班固司馬遷傳秦皇帝本

紀皆譏武帝也可以推求

史記得詩春秋之義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陳省副文集後序

不朽有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有一於斯可以無愧於後世其德可尚不必有功其功可紀不必有言其言可傳不必其人之賢也況無善而有之者乎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雜著

齊物論

此篇論齊物然物之理齊而情故自彼是莫得其偶而要之以天地之一指萬物一馬而後物無彼是道泯乎無成虧矣莛楹厲施極異而皆同故言惟達者知通為

一通為一則不齊之論近不用也然而衆理相承彼是未始不用聖人欲泯用之迹故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寓諸庸則我雖不用而物量無窮默然而自用殊施而各得若此通矣故曰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不用則理阻而不通故用為通通則物各得其理故通為得得則各適其所而盡矣故適為幾而聖人非有心為之也特因物之自庸也故曰因是已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昭氏之不鼓琴也猶之七竅

未鑿而渾沌不死也過此以往則反乎無物其為無成虧也至矣故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皆為者敗之也皆非所明而明之也故雖竭其智而理終不可窮謂之堅白同異名實之辨若此其察矣然要於不察而以昧終其為滑疑也不甚矣乎若夫天地雖大要之一指萬物雖多要之一馬一指一馬為論省矣則雖衆理相承默用而常通尚安有滑疑之耀者哉然其始也恢詭譎怪未通乎一故有滑者焉有疑者焉無滑無疑則

其際冥冥昧而不耀有滑有疑則長短之相形前後之相隨不昧而耀矣耀也者明也而此非明也以夫衆理之相乘也滑亂而疑似反以炫聖人聖人欲為人解紛而辨惑則嘗圖之矣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物之情不齊而其理齊聖人窮理衆人役情聖人欲反情之異合理之同所以圖滑疑之耀使無疑無滑而泯乎冥冥冥者莫要於此矣故重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然則聖人泯用之跡而物未始不用無意於明

物而物常自此明故曰此之謂以明也若昭氏師曠惠子者知盡于此以非所明而明之祗以爲昧非此之謂以明也故曰三子之知幾乎猶曰知盡于此而終不足以明也幾盡也猶幾希也然非夫以道泛觀而備萬物之應則以不齊齊其齊也不齊乃若莊周則以齊不齊其不齊也齊矣而猶以爲未也故又曰今有言于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異矣夫類則齊不類則不齊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齊與不齊相與爲齊夫有所

謂齊有所謂不齊則與彼誠何以異哉故推而上之極于物之無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此要言無物無物則無齊矣推而下之窮于物之有曰自無適有以至于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此要言有物有物則有不齊矣故於是重言無適也因是已因是已者蓋齊物之要論盡此矣何以知其盡此也曰以因因則無適也故入之為無非或使之無也因是以出之為有非或使之有也因是已夫號物之數自一至萬遠矣夫無未始適有何以自一而語萬有未始適

無何以自萬而語一之二者泯而無物無物而無齊矣雖然非刳心喪我不能觀萬物而知無故此篇始之以南郭子綦之喪我而齊物之論開非觀物同我不能知化而窮有故終之以不知周之為蝴蝶蝴蝶之為周而齊物之論閉

學說

學不可以不知惟知之然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而孟子亦

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蓋飲食旦旦之所須故譬學於飲食為最易知然猶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天下豈有不習而能察者哉昔野人有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取而嘗焉蜇口而慘腹夫口腹人所同也而野人至甘人之所不甘此非未嘗知甘所謂甘者而以夫己甘謂人甘者止此哉至於百工衆技皆學也下至跳劍弄丸緣竿踏索既為之終身不得已非特利所在也習而知其味故樂也若乃對君子稱之

則如野人之甘葉莖芹萍予其於不足味也不特惨蚉而後方知之也故嘉肴世皆知其旨必食者而後益知其為旨至道世皆知其為善必學者而後益知其為善曰聞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飲食人所甘似不類夫以人所甘者弗食猶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難好則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終猶是也病弗學耳學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大觀四年四月旦日書付姪公秉俾以語諸小道云

勤說送甥李師蘭游學

道無勤物無不勤夫既謂之物矣物必有所事有所事必勤故物莫大于天地其次曰人而三者同以才稱才之為言物量之所能也能必有所事故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皆謂之無非教無非教者有所事也日月如爭其所乎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意者其有機緘而不能已耶其有所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則天地之事亦勤矣人見其四時行百物生也以謂天地未嘗勤焉不知夫

有道焉範圍乎其外莫或使之日夜以造偲偲然若有與之計其期而不得暇者是能成千歲之積而開萬化之原人以其才參諸天地有誠焉寘極於道不息而善成古之聖賢唯孔子顏淵能知此故孔子之語子貢而曰生無所息顏淵之贊孔子而曰欲罷不能夫以有涯逐無涯必墮故欲罷而願息皆人之情也然回非不欲罷而曰不能罷賜非不願息而曰息無所夫求斯須之晝至於念茲之隙其暫無幾也猶曰不能而無所此非

有所畏慕勉强而驅之也性不能已也是天地人之所以均不能無事而皆勤也雖然天地以無心莫之為而為故久人以有心知而為之故怠嘗試語怠之所從起譬道為萬里塗而以勤為馬繕性之始如適舉趾其弛于負擔未知其以旹月止斯殆已故欲從事於此必自夫誠其意者始焉夫人何可以確然隤然如天地之無心而常運能誠其意則幾矣誠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閑其邪則存嘗又請實之以誠為我我欲至於萬里孰禦

之哉以其孰御之者為策以臨馬不至於萬里馬終日蹀躞而不得止由不怠故能久久則凝於神矣聖人之事業所以蔽天地而凝於神則自其孰禦之者積之耳雖然此亦非聖人獨能之也百工之賤預能焉承蜩者猶掇之也夫豈惟其精之至自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至於纍三而不墜至於纍五而不墜則其勤之積可知已而世不知者方且曰勤者事也道無所用勤其知者則將曰事者勤也天地不能無事而况於學者乎余甥

師藺年少而強文采斐然其所學又中庸也故告以其無息者自誠其意始而余老矣不復能自強猶樂以靜觀動日出而開吾牖以臨交衢之内四民亹亹各各以其業趨利鳥嚶翔而獸嘷鶩意各有所隸蜂螘之至細迕行旁逝營宅室而競食事亦維以卒歲至于物之無情者山日夜出雲流水之不停甲拆而勾申木不崇朝而其華敷榮並行若爭小積而大盈而天地乃司其成功及其至也皆日損於是以觀復而見天地之心則萬

物何莫猶斯道謂道無勤道亦未嘗息也而其勤見於天地天地亦未嘗勤也而其勤見於萬物萬物各以其勤自成而天地終其功故成能者為聖人學之積由是師蘭勉之

徹陋説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吾非君子安能不顧蠻貊之陋而欲居居之不惟不能革彼陋吾未免于陋也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吾

非智者安能知里之不仁而擇處處之不惟不能遷彼之不仁吾未免于不仁也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膩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吾不幸遠君子而近小人近之不惟不能洗彼膩吾未免于膩也一薰一蕕十年猶有其臭吾薰也蕕尚能臭之吾惡夫久而不聞也不惟不能薰彼蕕吾未免于蕕也四累者吾憂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壤陋里不仁鮑漬蕕與藂也引

領而望夫安得賢者而齊之而不賢者乃日夜相與輩
而詠且游乎吾之邦囂塵雜起千變萬化在人目前茍
見此而恥者怛然肺熱濈然額泚而內自省曰吾不幸
無乃類之其庶乎居與之同里出與之同閭吾不能捨
以逃也使跡近而心遠焉雖不得賢者而齊之日儆此
亦賢矣尹鐸為趙鞅戒晉陽之辱而不墮其壘培又增
之鞅怒郵無正曰委土可以為師保何為不增夫里無
仁賢則思吾一日之嘗辱焉如晉陽之委土非耳目能

言之類也修而存之如見參於前倚於衡也亦可以為吾

師何必師人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一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春秋左氏傳雜論

宰咺歸賵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云云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薨在二年

右隱元年周政衰禮廢歸惠公之賵於葬後宜有之也而子氏未薨無故而并歸賵此為難知抑侮耶詛耶他國赴告之不一而誤耶求周之所以然者而莫得而人情無容如此也侮詛則周之不君甚矣言豫凶事非也誤則周之無政極矣言豫凶事亦非也不君無政又何暇論禮與非禮之間哉言非禮亦非也蓋此元年七月也而子氏以二年十二月薨相去不遠杜氏以長歷推經或言日誤或言日月必有誤者

不一安知非策牘脱亂而傳忘夏五之疑杜又信傳而不核其然歟

周鄭交質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右隱三年周衰徒以虚器位諸侯上而周又最弱質固宜也然王而與鄭質鄭也而質王則無王與不臣

未有甚於此時者如先君子之論則宜曰王不當取諸侯質諸侯固不可以質王可矣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是周鄭敵也非先君子之言也

鄭師入郜入防

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右隱十年經書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敗宋
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杜預云齊鄭後期而傳
言鄭入郜入防蓋鄭後至而得邑歸功于魯魯受而
不辭故書取也按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齊侯
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
罪矣雖君有命寡人不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
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敢以許自為功乎是魯
與齊鄭連伐宋伐許而同勝之齊皆不取魯取宋邑

而讓許土鄭以宋邑歸魯而得許不有也鄭莊公爲有禮且正宜矣隱公賢君也知讓許土而不嫌于取郜防豈其心哉葢許國也郜防邑也人情于大者則不敢貪而辭小者則易而受故三國有功而魯獨失惜哉

周公欲立王子克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黒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

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右桓十八年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其弟克辛伯告王而殺之元惡得戮義無可悔而傳延以謂辛伯嘗陳四者以諫周公弗從故及於難夫使子儀作亂以累周公周公無辜而及禍如是言之可也周公爲惡而自禍豈但前弗從諫之咎傳意非也

祭仲廢立

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太子忽齊人將妻之昭公辭

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母皆寵弗從昭公立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子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又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昭公入又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又十八年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

曰信也

右桓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傳趙穿弑君而春秋書趙盾弑其君為亡不出境返不討賊而仲尼稱盾以其為法受屈也祭仲立昭公又廢之立厲公又逐之至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又假手于齊而殺之復立子儀人臣而改立君者四然而春秋不書其罪當時稱以知免何耶盾之力足以全靈公而靈公欲殺盾不獲而見弑弑非盾為而事由盾起故

盾被惡名而不辭若祭仲自昭公之未立也固以諫其受齊婚知有後日之禍也昭公不從而及此其廢昭而立厲又非己志宋實刼之若曰喪君有君社稷無隕多矣是仲之心也至髙渠彌立子亹齊人將誘而殺之仲雖知之而不往同其難則仲與子亹無君臣之分然也不然則衛州吁既簒立為君矣石碏亦安得使陳人并石厚殺之哉石厚之黨于州吁猶髙渠彌之黨于子亹也石碏敎陳殺二人尚無罪則齊

人自誘二人殺之祭仲安得而預其難哉晏平仲亦曰君為社稷亡則亡之為社稷死則死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親昵誰敢任之祭仲石碏晏平仲易地則皆然人謂其以知免而仲曰信也者知其不可辨而可受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而范甯非之曰是神器可得而窺也夫鄭之亂非一人之力可為也祭仲固前言之矣宋既刼之非其死所而三公子又自爭立以及于難祭仲何罪乎卒之逆子儀于陳

而立之以存鄭者祭仲也則其本心可見矣馮道在五代時歷事異姓而不預其難惟其草昧力相簒奪道以為不足死而勢不得去故易世更主依違而獨全而世不加惡于道或恕而許之至稱其明哲保身其庶乎祭仲之以智免者耶然則要極而言之何如曰君子遭此為不幸

士蒍謀去公族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

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富强者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公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右莊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士蔿對伐虢事

言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何其賢哉賢者而謀人之國則必以其道若患公族之偪則有道以裁之矣而無故教其君以滅宗黨戕支傷本如是以為强公室耶寔弱之矣獻

公知患其族而不知患其子身死而諸子爭立禍流晉邦申生縊夷吾重耳奔而奚齊卓子其愛子也皆為世大戮蓋其事好還也非天啓文公晉其可望血食哉來俊臣輩教武后誅唐宗室而后亦不自戕武氏黨故士為之罪深於後人

虢公敗犬戎

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右閔二年孟子論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而吴起亦言數勝以亡者衆善哉舟之僑之觀國於其得志焉而憂之可謂知矣

築蒲與屈

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公使讓之對曰寇讐之保又何慎焉云云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右僖五年士蔿始勸晉侯去桓莊之族羣公子皆無

罪而以為戮晉公室已弱矣晉侯惑驪姬欲去申生夷吾重耳故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賢乎當諫其君無疏諸子自啓禍不然知三年必將尋師焉則無築可也築而不慎坐觀晉隙若非已任者而退有後言以謂一國三公夫晉之寵者不惟奚齊卓子乎而二公子何與為臣不忠慢君誤國其罪大矣惡後之人泥其浮詞而不要其衷故辨之

葵丘之會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云云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云云

右僖九年葵丘之會天子初使賜胙齊方霸諸侯未有大失而宰孔徒以其勤遠略知終在亂遽勸晉侯以無會其智遠矣

荀息死難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云云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右僖九年獻公嬖驪姬殺太子逐羣公子晉事可知卒欲立驪之子以屬荀息荀息賢乎公子有當立者

矣盍姑勸之以與所當立不然辭勿傅以直匡君可矣傅非所立而許之死非也而又終欲以復言為忠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然則不義以為信雖孔子猶不復也陳平亦嘗許呂后以王諸呂無不可者王陵駭怒而詰之而平不盡語以其心也及産禄已王乃與周勃舉兵而誅之後世不曰陳平無信以謂信不近於義也夫必以安劉氏為忠則不以不忠於呂氏為不信也忠所在義也義所在信也雖然陳平

何足言哉智足以及之而已嗚呼曾謂荀息不如陳平乎

襄王適鄭

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王子帶也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秦晉納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

右僖二十四年襄王辟母弟之難棄王城而處于氾曰寧使諸侯圖之卒用秦晉得入而後殺帶襄王之於待其親者亦足矣昔惠公之立雖非國人意而惠公卒懷公立重耳未入也入而殺懷公則遽矣諸侯之欲納重耳皆是也盍亦使諸侯圖之不可哉文公於是有愧于襄王矣唐太宗亦與建成爭立太宗始造唐者也雖欲不有天下天下其舍諸難起而避其兄天下猶當求我而不置何至援弓矢戕骨肉乎然

則周之所以益弱而愈存雖文武之澤未竭亦其子孫義有以持之也

舍魏犫而殺顛頡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功爇僖負羈氏魏犫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云云乃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

右僖二十八年舉顛犯君命驕己功藝無罪快心忿亂莫大焉刑皆無赦者也晉侯誠愛舉之材耶則不以不病故生病則重躋之死也曰病將殺之此何理哉顛之材則又未知其孰與舉也其不及舉乎則自其材之分於取死何增損哉罪鈞而材異舍一而戕一恩威胥失矣是役也祁瞞奸命舟之僑先歸皆殺之傳曰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蓋言瞞僑與顛也夫殺瞞與僑自軍政之常而至殺顛則刑

固已不平矣何所示民而民服哉傳之失誣非君子之意也

晉侯復曹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邢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皆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

右僖二十八年貨史而託神欺也利在復國忠也事順而辭恭禮也行一欺而二善得侯獳有焉淮南王

書曰子貢詐而全魯詐不可以為恒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夫道不可遵而功有難廢故二子所以全存二國之名至今語曰屈寸而伸尺君子為之小枉而大直聖人行之也

陳敎衛伐晉

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

右文元年是役也晉襄公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此近於轉敗而為功其舉得矣衛求救于陳陳救之教衛伐晉以示有餘慮勝而會可也而傳言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夫越國而謀其舉固有可否不然凡鄰國以利交而權合者皆古也可乎哉杜預遵傳於傳之失不直攻之以為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衛之禍陳啓之也預之言乃庶乎古

狼瞫君子

戰于殽也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云云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知我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右文二年瞫之失右也茍自謂黜而宜則亦安之茍自謂黜而非宜則亦有君命矣先軫何所受怨哉自以未獲死所而往馳秦師豈死所也哉若恥無勇乎則挺然以身投兕虎亦勇也是匹夫之剛也狼瞫而君子孰非君子

晉歸孔達于衛

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右文四年此晉襄公事也春秋之時諸侯以强并弱

得一士而可以弱一國人所貪而不捨者也何有於良蓋孔達嘗帥師伐晉不量力而干霸主故衛不得已而執達以説晉而襄公乃矜其國之良而捨之猶有文公之餘烈賢哉

趙孟殺公子樂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云云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云云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

諸郛

右文六年趙孟晉賢臣也立君國大事也已爲政與大夫謀而賈季實干命不能討季而止樂樂至而又殺之樂何罪哉徒曰既不立則雖欲無殺不可得慮後患可也然晉於是乎始衰矣

賈季害陽處父

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且謂趙盾能是以上之宣子

於是乎始為國政云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云云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

右文六年盾為政晉始有政然而賈季專立公子樂既不討又擅殺陽父亦不討僅能歸罪續鞫居異哉夫陽處父以能上盾公也賈季怨易班而害處父私也盾自以不足當政耶則去之苟無愧於公而季再逞私盾力不足以禁又送其帑無政莫甚焉

背先蔑而立靈公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云云趙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右文七年宣子始謀之不臧既逆公子雍而殺公子樂矣患穆嬴又背先蔑拒公子雍而立靈公我則無信秦何所負哉不得已稱兵而禦秦愧矣而尚以先人謂有奪人之心無愧矣哉

惠伯死君命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名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仲叔惠伯也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右文十八年襄仲以敬嬴故殺適立庶故仲初不可是也既立宣公而詐以子惡之命已可以逃矣知非君命而以君命往死之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嗚

呼惠伯

文子賂齊請會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注宣公簒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右宣元年文子不納莒紀僕之逆陳義甚高賢大夫也而襄仲弑君立君惠伯不避難而往死行父不能死亦不能正也又以身往賂齊而請會嗟乎不幾所謂然則從之者歟

孔達請死以利社稷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注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背盟救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説衛殺其大夫孔達

右宣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背盟以干大國罪也然春秋時諸侯曰尋盟盟未必善善未必信也背盟以干大國其罪小遵先君之約不忘與國而救之知利社稷寧以死塞責其忠大孔達賢哉

頃公不射君子為有禮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注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

右成二年戰欲殺敵無問其人矣而頃公自以不射其君子為有禮用此敗執此與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同意

欒書譏郤至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云云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云云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

乎云云長魚矯以戈殺之尸諸朝

右成十六年十七年人臣無外交郤至事君無貳而在桴鼓之列受楚王之問苟以為禮而忘義忘義安取禮故其後欒書之譖得入夫為禮而不圖終尚以貽禍而不足成名況非禮也哉

宣子來聘

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

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右襄八年晉霸業衰與楚爭鄭干戈日尋魯畏晉強徒欲成晉志而嫁禍于鄭鄭何罪哉武子賦彤弓以諛晉而宣子不度其君之德不量其國之力而受之自以為得可恥而不足榮傳猶曰君子以為知禮若魯無君子者以為知禮可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二 三

詳校官中書臣丁棨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宋昺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二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春秋左氏傳雜論

楚不能與晉爭

楚子囊曰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于欒黶士魴而上之使佐上軍君明臣忠上讓

下競

右襄九年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孟子以謂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蓋貴老敬長所以訓孝弟而賢能所在不必老長是以晉政類能少者位上羣臣樂推強國罷争才之所在不繫乎年也

魯君假備以成冠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

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右襄九年國君十五而冠而魯君以年則十二年耳未及冠也武子對晉侯之言則是而迫於盟主之威不暇守其言至汲汲焉即他國之廟假同姓之器而

行禮若不及俟返國者以謂禮耶非禮也

子產攻盜

盜殺子駟子國子耳云云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宫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宫盜衆盡死

右襄十年子西子駟子也子產子國子也子西之才不及子產不待此而知也均人子也盜戕其父聞難

匍匐惶遽而往猶恐不及而責子西以不徼善子産以庀完此豈雍容時耶傳失之矣且言國事則三執政喋血朝廷言家事則父暴尸衢巷而咎臣妾之逃悼器用之喪豈但鄙細不知務而已哉

左師舍華臣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云云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葢之

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右襄十七年大臣擅相賊君欲討而御不忍非國恥

葢國弱也國弱斯恥矣左師向戌爲賢乎則欲靖國

而縱有罪何哉既謂之君舍之矣而過必騁以示惡

之奚補

荀偃受含

荀偃癉疽生瘍于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二月甲寅卒

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

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右襄十九年宣子以事其子吴自誓而猶視而懷子以嗣事于齊禱之則瞑故宣子自以為淺期偃也然宣子懷子皆晉之望也譬巫覡妾婦撫尸喋囁何其妖且鄙哉桓譚言病而目出初死日未含尸冷乃含非其有所知也譚言是矣

舒鳩叛楚

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名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使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右襄二十四年舒鳩寔叛楚楚責之急偽逆二子欺言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而子馮不可其意曰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不叛來請盟斯受之而已如是而復叛楚雖滅之楚可無罪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子馮以之

牛臣射吳子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

右襄二十五年吳人輕而無謀自古記之矣孫堅孫

策皆無王霸器堅輕騎從敵策暫出遇讐俱以輕敗雖賴周瑜魯肅輩輔權嗣立亦權稍持重故卒建吳國也

餼國人粟

鄭子展卒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

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右襄二十九年展皮私施以救民而取國政罪也司城慕而效之皆權臣自陪禄去公室之道也夫請於公出公粟以貸可也貸而不書以獨取一家之譽其可乎使大夫皆貸可也為大夫之無者貸以家擅一國之名其可乎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仲尼曰魯

自此不復贖人則貸而不書使後不貸之道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仲尼曰孰謂微生高直則爲大夫之無者貸不直之類也又田常騶施以有齊國古之奸臣多託此以收衆幸而不亡而叔向以謂其後亡者何哉施而不直其干民譽多矣君子以謂不免於罪而叔向以謂樂氏加焉何哉不然彼皆不知此特誠心憂民而恤之可矣然君子猶避是名

伯石爲卿

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産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注畏其作亂故寵之

右襄三十年以子産之賢察伯石之偽而惡之可以廢矣顧乃寵之使次已位何也以謂廢之則力未可為若與同列而已自去耶則鄭不可以無子産故寧少假焉且與之偕而不自失為鄭國慮故也嗚呼君子之馭小人有道抑孔子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子産其懼此矣

子南子晳爭室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注：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子産子産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注：子晳公孫黑）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云云子産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放游楚于吴鄭爲游楚亂故公孫黑强與于盟

子產弗討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諸大夫欲殺之子產使吏數之曰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云云昆弟爭室而罪二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

右昭元年子產為鄭叔向為晉晏嬰為齊皆三國之季世而齊晉甚焉初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及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卒

與之夫為政而令不行於公族至有所欲使而用賂
國於何有哉然子産之所以為此抑可言矣子南子
晳之爭子南直也若罪其用戈則子晳先櫜甲往殺
子南矣子南用戈但應之也而曰直鈞幼賤有罪罪
在子南杜預以謂力未能討而歸罪於楚非權也不
得已而用最下之策也雖後子晳彊與於盟亦弗即
討則其忍可知矣及子晳獲罪然後方數以大國之
事未爾討而摘其昆弟爭室至此則晳之直安在哉

以至乘遽而至迫以縊死則子産之本心可見矣故曰為政而令不行于公族國於何有哉然子産之所以為此抑可言者惟初忍而後決始逆而終伸事定國靖而衆方知其心是乃子産以為賢而稱于孔子也昭元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云云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夫以鄭晉齊三國有臣若是然至世微

政去皆不能救鄭未裂于彊臣子産其猶區區焉因事正之晉齊將亡賢如叔向平仲特相與私語而太息豈不哀哉雖然二國所以未遽亡亦曰有兩人者在

柳亥之詐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云云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

從為之徵公使代之見于左師左師曰女失也必亡女
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惟城云
云
右昭六年向戌知柳與亥之詐亥又徵其凡而戌身
為左師不能為國討罪既許亥代之矣尚面誚責陳
詩揚義亦何為哉前此宋華臣亦暴其宗公欲逐之
而左師不逐但過門必騁而已與此事終始意同傳
載其言不足賢也

魯反大屈

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公懼乃反之

右昭七年薳啓疆諫楚君以毋辱宣子叔向而恥晉國道聖王所以務行禮陳誼甚高蓋賢大夫也抑兩君相見問以弓矢物之至末者也何足道哉楚子悔焉而啓疆詐魯以還之君各臣欺何以為國彼哉彼

哉

致犨櫟之田于鄭

楚王縊于芊尹申亥氏子午子晳皆自殺棄疾即位平王也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注本鄭邑楚中取之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注善其有權

右昭十三年春秋之時諸侯以詐謀相幷不可勝言棄疾從於亂以得楚無異於簒未可以正義責也然始即位而知楚取鄭邑之過欲歸之設非其本心猶為詐善枝如子躬忠耶王弗致猶將勸之遣致而弗致違君命以濟其詐欲誣鄰國以開其怨隙何以善其後哉諸侯以是知楚之不競也傳言棄疾令德有民然不足以知枝如之為罪執手而悅且親之異於得原失信遠矣商於六里張儀之徒所以誤鄰國攜

人心而杜預善其有權預亦非也

晉成虒祁

晉成虒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注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于吳云云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使叔向來辭云云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

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魯人懼聽命

右昭十三年子產鑄刑書自謂以救弊而叔向貽書切責以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其辭甚美子產屈之夫子產之治雖愧先王以權一時良不得已而叔向尚以叔世過舉誚而非之若晉之衰又甚於鄭侈成虒祁而不能諫諸侯皆叛而不知圖合衆示威以誣先王朝會之意而不知恥似非叔向之為也杜預云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懟晉

人信之所謂謬慝弘矣而叔向不惟信邾莒之厚誣沮子服之正論至耀車甲之多曰雖以無道行之而可畏夫紂豈車甲之不多而亡哉盖無道而可行自古蔑有且晉誠已衰不可復興為叔向者尚當區區以道維之姑教其君儉以守已信以待鄰雖微未亡也若侈内而暴外以暫屈人而為彊所謂攘臂而仍之其技窮矣

梓慎望氛

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注戴華氏桓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右昭二十年傳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至哉言也術如梓慎望氛而知他國之祥蓋天地不能隱其情然不足以知其人孰當之也至昭子聞梓慎之占則知其禍在華向竟如昭子言然則吉凶由人氛能兆之非氛所為也抑昭子可謂儒矣

伍員如吳

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子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

右昭二十年世皆罪楚平王之信讒奪婦賊殺不辜而多伍員之忍詬含恥卒報平王蓋聲烈光於百世而如存而獨申包胥謂已甚揚子雲亦論而非之然以員事言之鞭尸藉棺未爲已甚而始干吳王僚以

伐楚而病公子光之不從若退而別求所以報楚尚或可也而知光欲篡至進刺客陷人殺君成己報父人誰無父僚何辜焉昔之人求子者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其言悲矣員誠以其父故不暇避此而罪則當為世大戮

士彌牟逆叔孫于箕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内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士伯曰寡君以為盟

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右昭二十四年晉以邾人之愬執叔孫婼館諸箕自以不敢廢周制不肯與邾大夫坐禮也恥以貨免而為不解獻子之求冠進其兩冠外弗與吏人之請犬殺而與食至於申豐以貨如晉將欲免己尚以計留豐見而不出觀其意蓋義重於死如此以謂已行人耳何所獲罪不幸而死顧不失義可矣其所館也一

日必葺去之日如始至盖處死者素定其暇豫又如此也及士彌牟將逆已而歸而已不知謂將殺已隂戒其脛幾害彌牟異哉夫能忍無罪以死而不忍以計自全可謂義矣至疑彌牟來害已而欲戕之義安在哉始則不畏死終則欲拒命以死嗚呼其始終相迕不可知也

子常殺二讒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戍言

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
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云云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
三族云云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子
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右昭二十七年詩稱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讒人之可嫉而難去
如是而沈尹戌一言以殺二讒安子常靖楚國於舜

之功二十而二矣

駟歂殺鄧析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茍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云云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右定九年鄭自子産鑄刑書而叔向難子産固自以救世鄧析又改焉其不得已而用可知矣鄧析春秋時亂人之雄也破律改作王制所誅夫天下無王而

諸侯有政能使亂人不得作是乃駟㱣之所以為賢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故鄧析雖邪竹刑有時而或用不以言舉人故鄧析雖能為竹刑不足以救死而傳載君子之言謂子然不忠夫子然可謂忠矣誅一邪臣不過忠于鄭去一亂人之雄忠於先王後世之人多矣而又以謂茍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夫謂之邪矣何可以加於國家哉召伯之惠政在民其人賢故民愛而存其甘棠用其道不棄其人若召伯

可也以比竹書異哉李斯爲秦立法漢滅秦亦因之不害於治然漢用李斯可存之法則善使李斯而在漢雖欲不棄得乎哉又列子載鄧析被殺事異而意同曰鄧析操兩可之説設無窮之詞當子產爲政數難子產子產屈之俄而誅之以謂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雖不云駟歂殺之要鄧析之不可不誅列子亦云爾也

郢辭父命而立輒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靈公子郢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削蹟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右哀二年自古諸侯之子不當立無妄而求者多矣夫郢父在許之而不敢承父沒母立之而不肯立郢之賢且智盖子臧季札之義也或曰畏禍夫一臂重

于一國身貴于天下易知也利在于目前禍伏于事後難知也孟子曰苟非其人箪食豆羮見於色至蒯聵與輒父子爭國而郢超然立于無過之地郢之賢且智蓋子臧季札之義也

不狃徐步而死

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

右哀十一年杜預注魯非無壯士季孫不能使是也雖然不狃當伍非將帥也恥誰不如而不走可也言惡足爲賢而不止亦可也徐步而死以爲勇乎則不戰以爲怯乎則不走勇怯無當特怨乎不以而捐軀非以爲名也是役也孔子得三人焉孟之反殿而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孔子曰不伐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而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汪錡死

孟之反冉有不死皆見於聖人不狃之死亦義乎孔子將稱之不然不若不死矣故曰非死之難處死則難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二